

書名 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
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金人瑞 批點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編號 D8634000

卷十三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英雄譜弁言



英雄有漢字曰彘也靈心影現百
通不窮不刻死然之印投於者
不勃漫成之局面於他人英雄
有譜也是按圖而索驥也英雄
於三國水滸乎曰石也燕越不
函傳異代不相借材凡稱丈夫

松教士兵取欲筆把刀指降林耶嘉獨知其武業人若使人說之恐能具書暖下着胡正卿曰相煩與我一人出曰某與關公有二面之交願往說之眾視之聽為正卿曰小人便為武松提起刀來望那婦人臉乃張遼也回思自門樓相投之事已上撇了兩撇那婦人忙叫與雲長有舊吾觀此人非可以言詞說也某有一計叔叔且饒我起來說武松使此人進退無路然後用支遠說之彼必歸丞相矣正是
提那婦人跪在雲前婦人整備衙弓射猛虎 安排香餌釣鯨魚
窮得現醜都成了只得從未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頭招說了一遍王婆自你
先招了我如何賴得過也
只得招認武松再教正卿
把這婦人王婆口詞都寫
了綁了王婆將口詞藏在

懷裡拖過王婆也跪在臺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十二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兄弟今日與徐報仇教把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紙錢燒化武松把那婦人
揪倒扯開衣裳將尖刀割
開胸脯取出心肝供養在
靈前又把頭割下便教土
兵取出被來把婦人頭包
了日煩勞眾位樓上小坐
待武二便來降舍都上樓
坐下把婆子也押上樓去
教兩個士兵在樓下看守
武松將婦人頭到西門慶

雲長本來事漢何云降漢降漢云者特為不降
曹三字下一註脚耳曹操借一漢字籠絡天下
雲長即提一漢字壓倒曹操如張繡張魯韓遂
等輩名為降漢而實則降曹者也呂布袁術等
輩不降曹而亦不降漢者也華歆王朗郭嘉程
昱張遼許褚等輩不知有漢而但知有曹者也
荀彧荀攸誤以為漢即是曹曹即是漢而不知

漢必非曹曹必非漢者也漢是漢曹是曹將兩
下劃然分開較然明白是雲長十分學問十分
見識非熟讀春秋不能到此
關公三事之約先有張遼三罪之說以引起之
張遼三罪第一是負皇叔第二是陷二嫂第三
是不能匡扶漢室關公三事首言歸漢次言保
嫂末言尋兄第一辨君臣之分第二嚴男女之
別第三明兄弟之義以張遼所云第三者為第
一以張遼所云第一者為第三而曹操聽之不
以第一事為難獨以第三事為難不知第三事
即在第一事中矣操曰漢即吾也此特奸雄欺
人之語而關公以皇叔為漢不以曹操為漢既

藥舖前問太官人在家麼
主管曰緣去獅子橋下酒
樓上吃酒武松奔到酒樓
上窓眼裡見西門慶與個
財主對坐兩個唱的坐在
傍邊武松走大打開那夥
人頭西門慶認得是武松
便跳上廳櫺見下面是街
跳不下去心裡正慌武松
跳在阜上把蓋礮都踢倒
了雜人各散西門慶見來
得兇飛起脚踢中武松右
手被武松從脇下鑽入扯
住西門慶左脚倒撞去落
街上兩邊人人驚武松提
了淫婦的頭將身望下一
跳跳在街上看西門慶時
跌得半死只一刀砍下頭
來把兩顆頭提回供養在
靈前請眾人下樓來把婆
子押在面前武松對眾隣
曰我有句話對你四隣說
畢竟武松說出甚話來直
教英雄相聚滿山寨好漢
同心赴水涯正是古今壯
士談英勇猛烈強人仗義

云歸漢不歸曹是到底歸劉不歸操耳
劉備與董承同謀儼然刻七人之數而曹操於
董貴妃則殺之於五家七百日則殺之獨甘糜
二夫人不惟不殺且又加禮焉何也曰此非愛
立德而獨能忘其仇乃愛關公而以此結其心
也故凡操之不殺甘糜董者為關公也使關公而
死於土山之圍則甘糜二夫人其不同於董貴
妃與五家七百日者幾希矣
觀雲長秉燭達旦一事操欲亂其上下內外之
禮設心亦甚惡矣立德仇立德故欲以此辱
立德愛關公敬關公而又欲以此試關公奸雄
之奸真如鬼如蜮

忠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夜了坡前賣麻酒

武松遇救得張壽

武松對四家隣舍曰小人為哥哥報了冤仇雖死不怨小人此去存亡未保我哥哥靈席就今日燒化今去縣裡首告休管小人罪加輕重只看小人從實証明即帶王婆共兩顆頭引眾人到縣裡來此時陽令縣裡看的不計其數知縣

看得先自駭然隨即陞廳

武松押那王婆一千人在

一前跪下行兇尖刀干和

兩顆人頭放在階下武松

取出寫的口詞告說一遍

知縣先問了王婆口詞一

般供說四家隣舍指証明

白縣官念武松是個義勇

烈漢又想他上京去一遭

便喚該吏酌議把這招狀

假作武松因祭亡兄武大

有嫂不容祭祀將靈席推

倒一時聞毆殺死次後西

關公受袍則內之受馬則拜之一舉一動處處

不忘兄長何其恩義之篤耶樂莫樂於新相知

凡今之人喜新而棄舊者多矣讀我行其野之

篇諷習習谷風之什令人嘆想雲之不置也

立德既在袁紹處則袁之將即劉之將也關公

而殺袁之將是即殺劉之將也使紹因顏良之

死而殺立德與關公殺之何異然此不得為關

公咎也紹之約備雖有倘不如意當來相投之

語而第一次致書發兵而不戰第二次致書并

兵亦不發關公此時安知備之必投紹紹之必

納備乎曹操軍中細作刺已探知而奸如曹操

又何難蒙蔽關公之耳目而不使之知乎關公

曰我當立功報曹而後去則其殺袁將者止謂

歸劉地耳曹操知之欲借此以絕其歸劉之路

關公不知欲借此以遂其歸劉之心故曰不得

為關公咎也

曹操厚待雲長袁紹亦厚待袁德然曹操則始

終不渝袁紹則忽而加禮忽而欲殺主張不定

袁曹優劣又見於此

却說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非智謀不能取

之今可即差劉備手下投降之兵八下邳見關公只

說是逃回的伏于城中為內應却引關公出戰詐敗

伴輸誘入他處以精兵截其歸路然後說之可也此

亦甚善操聽其謀即令徐州降兵數千徑投下邳來降

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
強護因而殺死寫了招文
將這千人犯解送東平府
來府尹陳文昭把甲文及
各人招款看過將武松換
了輕枷把漢子換二面重
枷禁在牢裡限府尹哀憐
武松右義氣烈漢將招稿
改輕差人贖了公文東京
投下刑部官看了公文并
招詞會過省監官議下罪
犯據王波在情造意唆誘
通姦生謀武大性命唆使
關公關公以為警兵留而不疑程昱所以欲次日夏
侯惇為先鋒引兵五千來搦戰關公不出惇即使人
於城下辱罵非罵不足關公大怒引三千人馬出城
與夏侯惇交戰約戰十餘合惇撥回馬走關公趕來
惇且戰且走關公約趕二十里恐下邳有失提兵使
回公亦見及此只聽得一聲砲响左有徐晃右有許
褚兩隊軍截住去路關公奪路而走兩邊伏兵排下
硬弩百張箭如飛蝗關公不得過勒兵再回徐晃許
褚接住交戰關公奮力殺退二人引軍欲回下邳夏
侯惇又截住廝殺公戰至日晚無路可歸只得到一
座土山引兵屯於山頭權且少歇曹兵圍圍將土山
圍住此時甘糜二嫂失陷城中矣○前張飛夫陷二
圍住此時甘糜二嫂失陷城中矣○前張飛夫陷二

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
本婦趕逐武松不容祭祀
親兄以致殺傷人命唆使
男女故失人倫撮合交連
處死據武松係報兄之
仇聞殺夫西門慶人命
雖則自首難以釋免只有
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其
餘千証釋放回家陳府尹
看了回文隨即取出武松
開了長枷春杖四十釘了
枷臉上刺兩行金印迭配
孟州牢城其餘人犯各放

間一是明蒙一是
關公於山上遙望下邳城中火光
冲天却是那詳降兵卒偷開城門曹操自提大軍殺
入城中只教一火以惑關公之心不提曹操一边
邊帶殺出好關公見下邳火起心下驚惶不特為失下邳
連夜幾番衝下山來皆被亂箭射回捱到天曉
再欲整頓下山衝突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視之乃
張遼也關公迎謂曰文遠欲來相敵耶以已度人各
公遂曰非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來相見遂棄刀下
馬與關公敘禮畢坐于山頂公曰文遠莫非說開某
乎不是敵便是說開公遼曰不然昔日蒙兄救弟今
日弟安得不救兄又將白門公曰然則文遠將欲助
我乎既非敵又非說則是助矣以已遼曰亦非也公

回家取出玉簪推上木驢曰既不助我來此何幹語前交落 遼曰之德不知存
擁出長街剛死示眾武松亡靈德未知生死昨夜曹公已破下邳軍民盡無復
上了行枷右里隣姚二郎善善人讓衛立德家眷不許驚擾 志言二嫂無如此
將銀兩送與武松作盤纏相待弟特來報兄二句又含 關公怒曰此言特說我
各自別去兩個公人知武不是敵不是 君今雖處絕地視死如歸汝當速去
松是個好漢一路小心伏助竟說說 吾即下山迎戰讀之眉眉如戰 張遼大笑曰兄此言
待武松見兩個小心相遇豈不為天下笑乎 公曰吾仗忠義而死安得為天下
酒店便買酒肉相請行了笑透曰兄今即死其罪有三 凡說英雄人舉之不動
二十餘日來到十字坡前若嚴氣正色此 公曰汝且說我那三罪遼曰當初劉
見個酒店應橋邊坐着一極得說開公法 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使君方敗而兄即
個婦人露出綠紗衫兒頭死戰倘使君復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復得豈不負
插釵環髮插野花那婦人當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 是玄德若死關公不得獨
便起身迎接武松看那婦當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 是玄德若死關公不得獨

八便見

眉橫殺氣眼露兇光捩死劉使君以家眷付托於兄兄今戰死二夫人無所
轉服素裹腰肢棒槌的依賴負却使君依托之重其罪二也 是公死而使二
桑皮手脚厚鋪着二層有憾于死倘公死而二夫人或 兄武聖超羣兼通經
膩粉遮掩頭皮濃搽就未必能死則公盛有憾於死 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
兩頰胭脂且侵亂髮紅之勇安得為義其罪三也 關公心存漢室遼即以漢
裙內班爛裹肚黃髮鬚為義乃張遼偏 兄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公沉吟曰
絞絮金釵鈿釧穿籠廢說不是義妙 汝說我有三罪欲我如何遼曰今四面皆曹公之兵
女警紅紗照映夜睛精兄若不降則必死徒死無益不若且降曹公却打聽
那婦人迎自客官敬脚弄劉使君音信如在何處即往投之 此三句方刺一着
公人和武松入到店裡坐可以保三夫人二者不替桃園之約三者可留有用
下公人曰且與部頭寬柳之身有此三便兄宜詳之 三便又以三罪中第一為
好吃酒那婦人曰客官打二錯綜得妙古人本無印板文字也 公曰兄言三便書有

此在後世... 公曰兄言三便書有

多少酒武松曰酒打一桶三約若丞相能從我即當卸甲如其不允吾寧受三
肉切五斤婦人曰有好肉遠因三罪說出三便公包饅頭武松曰也把二三遼曰丞相寬洪大軍
十個來做點心那婦人打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操出一桶酒兩盤肉一籠饅非君臣之分
頭放在桌上公人拿起饅一者二嫂處頭來便吃武松取個刺開請給皇叔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
看曰酒家這饅頭餚是人女之三者肉的是牛肉的那婦人笑三者缺一斷不肯降望文遠急急回報張
曰這平世界那有人肉饅去明兄弟頭我家饅頭是牛肉的武遼應諾遂上馬回見曹操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
松曰我聽得江湖人說大笑曰吾為漢相漢即吾也樹十字坡客人誰敢過肥曹操欺天下而天下
至於嚴禁內外乃是家法又何疑焉受其欺正為此語此可

的切饅頭瘦的去清河婦從之第一件化曰但知立德信息離遠必往操遼又言一夫人欲請皇叔奉俗并上
人曰什要取笑並無此話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吾於皇叔俸內更加倍與之
武松曰我見這饅頭餚內至於嚴禁內外乃是家法又何疑焉有幾根似人小便處的毛是百不難
一般以此疑忌便問曰娘遼曰豈不聞豫讓子你丈夫怎的不見婦人為安文
曰我丈夫做客未回武松張本曰你獨自一個便須冷落操曰文遠之言甚當吾願從此三事張遼再
婦人答曰客官要歇就在容我入城見二嫂告知其事然後投降我家不妨武松聽了尋思幾於三非之
這婦人不懷好意便曰娘張遼再回以此言報曹操操即傳合退軍三十里子你這酒薄還有好的盪可苟或曰不可恐有詐操曰雲長義士必不失信
幾瓶來婦人曰有上等好民安妥不動糜二夫人聽得關公到來急出迎之公拜於階下曰

酒便奉來武松曰却好只使二嫂受驚其之罪也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處公
 宜執盪婦人自忖道這個因不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今將若何公曰關某出
 醜軍正是該死到要熟吃
 這藥却是發作得快把來
 篩做三碗便曰客官試嘗
 此酒兩個公人只顧拿起
 來吃武松便曰娘子你去
 拿些肉來過口哄那婦人
 人去却把這酒潑在僻暗
 處口中把舌頭來呸曰好
 酒停了一會婦人招手叫
 曰醉倒醉到那兩個公人
 望後便倒武松也詐倒在

城我等皆以為必死誰想毫髮不動三軍不敢入門
 應前張遂所叔叔既已領諾何必問我二人只恐日
 云不許驚擾
 後曹操不容叔叔去尋皇叔
 事 公曰嫂嫂放心關某自有主張
 人曰叔叔自家被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
 二話可為
 女流之儀
 關公辭退遂引數十騎來見曹操操曰出

從那婦人笑曰着手便
 斛公家快出來裡面走出
 兩個公家來先把兩個公
 人扛進去又來扛武松却
 搬不動婦人喝曰你這兩
 個只會吃飯至沒些用親
 自動手脫了綠紗衫兒便
 把武松提將起來武松就
 勢抱在胸前却把隻腳扶
 住婦人下半截只一挾壓
 在婦人身上那婦人大叫
 起來那兩個公家欲待回
 前武松大喝一聲都攔腰
 立於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

驍門相接關公下馬入拜操慌忙答禮關公曰敗兵
 之將深荷不殺之恩操曰素慕雲長忠義今日幸得
 相見足慰平生之望
 關公曰文遠代稟三事蒙丞相應允諒不食言
 操曰吾言既出安敢失信關公曰關某若知皇叔
 所在雖蹈水火必往從之
 拜辭伏乞見原
 去但恐亂軍中亡矣公且寬心尚容緩
 拜謝操設宴相待次日班師還許昌關公收拾車仗
 請一旗上車親自護軍而行於路云欲館驛操欲亂
 其君臣之禮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關公乃秉燭
 試之而公男女之辨

漢宋尚書

卷之十三

七

了婦人大叫曰好漢饒我不操見公如此愈加敬服既到許昌操撥一府與那里敢拚控只見前一人跑將進來勸曰好漢息守關公自居外宅操引關公朝見獻帝帝命為偏將怒且饒恕小人有句話說車公謝操曰設大宴會眾謀臣武士以容禮待關公延之上座禮後不足又備綾錦及金銀器皿相送關公都送與二嫂收貯金帛不足以動之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關公關公盡送入內門令伏侍二嫂好色不足却又三日一次於內門外躬身施禮動問以服之二嫂安卑二夫人回問皇叔之事畢曰叔叔自便關公方敢退回此後弟否操聞之又嘆服關公不已一日操見關公所穿綠錦戰袍已舊即度其身品取

武都頭武松自是了那人武都頭武松自是了那人武松問曰願求好漢大名武松曰都頭武松便是那人曰莫非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武松自是了那人武都頭武松自是了那人武松問曰願求好漢大名武松曰都頭武松便是那人曰莫非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武松自是了那人

細頭便拜曰聞名久矣今幸拜識武松曰你是這婦人丈夫麼那人自是小人的漢家有眼不識泰山寶犯尊顏望乞恕罪正是自古英雄輪笑臉從來禮數服奸邪只因義重這男子陰服地這夜了武松聽說放了婦人那人便教婦人穿了衣服快來拜節頭武松曰冲撞匪徒休怪敢問高姓大名那人憂愁正說間適曹操命使來請關公赴宴公辭二嫂



武松問曰願求好漢大名武松曰都頭武松便是那人曰莫非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武松自是了那人

日小人姓張名善原是光祿見操操見公有淚容前不敘關公下淚此於曹操眼中補出開公之淚亦皇明寺種菜園子為因事故痛問其故公曰二嫂思兒痛哭不由其心不悲操笑一時性起把信殺了舉火而實解之煩以酒相勸公醉自縛其髻而言曰生不將寺燒做白地後來小人能報國家而背其兒徒為人也酒後心熱乘醉縛操逃出無歸都在這大樹坡醫官關公如而下剪徑一日有個老兒挑擔子過來小人拚出和他併開二十餘合那老兒見小人手脚活便都帶小人回家托這個女兒把督在此實是國此客商過往做些勾當小人好交結江湖好漢人即叫小人做素園

臣再願長丞相賜雲財之帑今當毀被拂過於其腹帝曰正美髯公也此髯既丞相棄又從階呼為美髯公開筆一日操請關公宴臨散送公出

予張青俺這潭家姓孫全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因何而瘦關公曰賤軀頗重學得他父親的武藝都曉他做母夜叉孫二娘小人曾分付潭家三等人不可壞他第一雲遊僧道他是出家的人日前爭些壞了一階原是延安府提轄姓魯名智深為因打死人走上五台山落髮為僧喚做智深和尚魯智深也在這里吃酒中了江漢水人歸來見他一身花綉把解雲散醒結為兄弟今和青面獸好相徑將虛禮待豈知關羽不降曹

那馬身如火炭狀雄傑操指曰公識此馬否公曰莫非呂布所騎赤兔馬乎身自門後後此馬不操曰然也遂并鞍轡送與關公人捧主馬亦得幸哉赤關公再拜稱謝操不悅曰吾男送美人騎亦死馬正女金帛公未嘗下拜公平日之不極下拜今吾贈馬乃喜而再拜何賊人而背誓耶關公曰吾知此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而見面矣非為馬而拜操憐然而悔關公辭去後人有詩歎曰威傾三國若英豪一宅分居義氣高



揚志古了一龍山寶珠寺操問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而彼常懷去心何也遼

二人在那裏落草武松曰曰容某探其情次日往見關公禮畢遼曰我薦兄在

我也聞他名字張青曰請丞相處不曾落後公曰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雖

問都頭不得何罪配往何在此心念皇叔未嘗去懷心口如一遼曰兄言差矣

處武松把殺人緣由說了一遍張青夫婦稱贊不已

且聽一回如何分解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鎮安平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功業如將智力球

當年盜昭合封侯

行藏有義真堪羨



富貴非常只自由

鄉黨剛強施小虎

江湖英勇武都頭

巨擘雄兼俱復奪

方把手生志願酬

武松曰兄長代小弟救醒

這兩個公人他一路小心

伏侍我來張青曰小人便

救他遂調解離離下

去頭別兩個公人如夢中

睡覺起來見了武松

我們却如何醉在這里

酒家好記着回來再和他

再叙玄德一邊去說玄德在袁紹處且又煩惱紹曰
玄德何故常憂玄德曰二弟不知音耗妻小陷於曹
賊立德處處先說上不能報國下不能保家安得不
憂紹曰吾欲進兵赴許都久矣方今春暖正好興兵
便向議破曹之策田豐諫曰前操攻徐州許都空虛
不及此時進兵今徐州已破操兵方銳未可輕敵不
如以久持之待其有隙而後可動也田豐第一次不
戰今第三次又不欲戰紹曰待我思之因問玄德
曰田豐勸我固守何如玄德曰曹操欺君之賊明公
若不討之恐失大義於天下玄德只以紹曰玄德
之言甚善遂欲興兵田豐又諫紹怒曰汝等弄文輕
武使老夫大義田豐頭首曰若不聽臣良言出師不

賈武松張青都笑將起來
利紹大怒欲斬之玄德力勸乃囚於獄中
不聽其言又辱其身
公人不知怎的張青邀武
待士如此安沮受見田豐下獄乃曾其宗族盡散家
能勝操乎
財與之訣曰吾隨軍而去勝則威無不加敗則一身
不保矣汝皆下淚送之
與蔡叔哭紹遣大將顏良作
先鋒進攻白馬沮受諫曰顏良性狹雖驍勇不可獨
任紹曰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大軍進發至黎陽東
郡太守劉延告急許昌曹操急議與兵抵敵聞公聞
知遂人相府見操曰聞丞相起兵某願為前部
只為故急欲操曰未敢煩將軍早晚有事當來相請關公
立功
乃退操引兵十五萬分三隊而行於路又連接劉延
告急文書操先提五萬軍親臨白馬靠土山劉延
一處造聖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
土山

好漢新到要人情書信并
排成陣勢操駭然回顧呂布舊將宋憲曰吾聞汝乃
使用銀兩少刻差撥來便
呂布部下猛將今可與顏良一戰宋憲領諸綽槍上
送你去營營那里打殺成
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立馬於門旗下見宋憲馬至
棒便輕若沒銀兩與他時
良大喝一聲縱馬來迎戰不三合手起刀落斬宋憲
端的狼狽我們持報知好
於陣前曹操大驚曰真勇將也魏續曰殺我同伴願
漢武松曰感謝所我那有
去報曹操許之續上馬持矛徑出陣前大罵顏良良
東西他好和我討時便送
更不打話交馬一合照頭一刀劈魏續於馬下
與他若是硬討一文也無
已為關公所騎呂布
只見一個差撥走來問曰
之照父為顏良所殺
出與顏良戰二十合敗歸本陣
得聖長志勇正與馬
日我便是差撥曰你是曹
非奉一諸將慄然曹操收軍良亦引軍退去操見連
折二將心中憂悶程昱曰某與一人可敵顏良換問
打貓見武松曰你來指掌
是誰昱曰非關公不可操曰吾恐他立了功便去昱

莫求奇書
卷之三

我送人情與你牛文也無
我奉頭有一隻相送金銀
留買酒肉吃把我發回陽
谷縣不成那差撥大怒去
只見公人來叫新到囚
徒武松武松應曰老爺不
走大呼小喝做甚麼那公
人帶武松到點視廳前官
官曰太祖誓制初到配軍
打一百殺威棒武松曰我
若揪一下不是好漢那軍
漢拿起棍要打只見
管營身邊一人領上
劉備若在必投袁紹今若使雲長破袁紹之兵紹
必疑劉備而殺之矣備既死雲長又安得乎是直飲
之去以殺玄德也操大喜遂差人去請關公關公即
人辭二嫂二嫂曰叔今此去可打聽皇叔消息良為
伏關公領諾而出提青龍刀上赤兔馬此關公第一
龍亦勇正引從者數人直至白馬來見曹煥操叙說
顏良連誅二將勇不可當特請雲長商議關公曰容
某觀之操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土
山觀有操與關公坐諸將環立所謂以容曹操指山
下顏良排的陣勢旗幟鮮明鎗刀森布嚴整有威乃
謂關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壯關公曰以吾觀之如
土雞瓦犬耳語殊粗操大笑又以
操又指曰鷹益

縛着個羅帕穿件白紗袍
之下綉袍金甲持刀上馬者乃顏良也關公舉目一

在營營且邊裏說幾句話
整謂操曰吾觀顏良如插標賣首山前顏補出首

管營曰新到囚徒路上曾
。關公出語亦甚風流然則世之首級不悖主因

害甚病來武松曰我不曾
建虛名者大士皆曾首之操矣操曰未可輕視

害病管營曰這廝冷中風
顏良正傲怒關公不用請他却用激他妙甚

且寄下殺威棒武松曰不
萬軍中取其首級來獻丞相張燈曰軍中無戲言雲

曾中風打了乾淨管營曰
長不可忽也亦傲也關公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

想這廝害病了不要打
下土山來風目圓睜管營直豎直衝彼陣河北軍如

他且把監在單身房裡去
汲開浪裂關公徑奔顏良顏良正在營蓋下見關公

武松來到單身房內眾囚
衝來方欲問時關公赤兔馬快早已跑到面前顏良

又來問曰你莫不有奸書
指手不及被雲長手起一刀刺於馬下殺得出其不

信與管營武松曰沒有
刺忽地下馬割了顏良首級拴於馬項之下捕頭賣

眾囚曰寄棒不是好意晚
仗青龍刀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人無人之境捕頭賣

管營曰寄棒不是好意晚
仗青龍刀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人無人之境捕頭賣



間必然來結果你武松自
他怎麼樣來結果我囚徒
曰他到晚間把兩碗黃蒼
木飯共些臭魚說你吃了
帶人土牢裡去把索子細
剗將一末草莽捲了塞住
你七孔倒監你在壁邊不
消半個時辰送了性命這
個喚做弔盆殺再有一樣
却盛一袋黃沙壓在你身
上也是死的這個喚做沙
壓殺武松曰由他鋪排少
頃只見一個軍人捧着一
個盒子飛來問曰那個是
謀留爾何用喚刀斧手推
出玄德斬之後袁紹此時
果殺玄德
新配武都頭武松應曰我
便是軍人曰官營教送點
心在這里武松看時一盤
酒一盤肉一盤麵許思催
命牌到了且落得吃把酒
肉麵都吃了那人收拾回
去至天晚又見那人捧個
盆子來送晚飯在這里武
松曰吃了這頓飯必然
來結果我且落得吃了便
死作個飽鬼那人等武松
吃了收拾回去不多時那

與如生河北兵將大驚不戰自亂曹軍乘勢攻擊死
龍虎河北兵將大驚不戰自亂曹軍乘勢攻擊死
者不可勝數馬匹器械搶奪極多關公縱馬上山衆
將尺皆稱賀公獻首級於操前操曰將軍直神人也
關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
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既念其兄又誇其弟公固處
處不忘兄弟也○探囊取物
無補獲實首正射成趙○叙關公一過大寨操大
覺翼德一過太冷却恐開公目中突然一捷操大
驚回顧左右曰今後如遇張翼德不可輕敵令寫於
衣袍襟底以記之為長拔
橋伏筆却說顏良敗軍奔回半路
迎見袁紹報說被赤面長髯使大刁一勇將不知其
名但言
其狀在河北軍上眼
中曰中西出一關公四馬八陣斬顏良而去因此大
敗紹驚問曰此人是誰沮受曰此必是劉玄德之弟
關雲長也紹大怒指玄德曰汝弟斬吾愛將汝必通
可畏計真具
可畏正是
初見方為座上客 此日幾同塔下囚
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德下文分解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敗兵折將
關雲長挂印封金
今人見關公為漢壽亭侯遂以漢為國號而直
稱之曰壽亭侯即博雅家亦時有此此起於俗
水滸義之誤也俗不云曹瞞壽亭使印貽公
而不受加以漢亭而後受是齊車野人之語讀

人提個浴盆一桶浴湯請
 都頭洗浴武松自思落得
 洗一洗便洗了浴棄了衣
 裳那人曰請都頭那房去
 安歇武松曰這畜來了我
 且跟他去看他如何武松
 來到裡面乾乾淨淨的床
 帳面前排有桌椅武松想
 曰我只說引我入土牢如
 何却到這里這軍身房好
 生齊整武松睡到天明那
 人又將大盒子來一盞酒
 排下燒雞蒸籠曰請都頭

者不察遂為所誤夫漢壽地名也亭侯爵名也
 漢有亭侯鄉侯通侯之名如孔愉為餘不亭侯
 鍾繇為東武亭侯立德為宜城亭侯之類蜀志
 大將軍曹禰會諸將于漢壽則漢壽亭侯猶言
 漢壽之亭侯耳豈可去漢字而以壽亭侯又為
 名耶維籠山門廟四題王曰漢前將軍漢壽亭
 侯之神本自了然余則謂當於外額亦加一漢
 字曰漢漢壽亭侯之祠則人人洞曉矣俗本之
 誤今依古本校正
 曹操棄糧與馬以餌敵捐金與印以餌仕同一
 餌也欲殺之則明之欲用之則亦餌之然文醜
 為操所餌關公必不為操所餌操亦無可如何

吃武松思這是何意也

耳

只管吃了至第三日又是
 如此供送酒飯武松那日
 出營開行只見一隊囚徒
 在那里做雜工六月炎天
 那里躲得這熱武松問曰
 你等如何在此做王眾囚
 徒都笑曰我們撥在這里
 還好有那沒人情的將去
 鎖在土牢裡受苦難當武
 松聽子回房裡坐下只見
 那人每日送好酒食相待
 並不見害他意思心中正

顏良之死出其不意文醜之死則非出其不意
 也使醜亦死冀都之以立德消息告雲長則必
 不至於死故公之刺顏良或為顏良惜公之誅
 文醜更不得為文醜惜關公之斬袁將者再袁
 紹之欲殺玄德者亦再玄德此時其不死也間
 不容髮而關公陷於不知直待見孫乾遇龔都
 而始知我之所以報曹操者幾至於殺玄德則
 安得不流涕北顧奮然而決去哉即使曹操追
 公而殺之公所不顧也即袁紹龔公而殺之亦
 公所不顧也前之愛一死所以今其嫂今之輕
 一死所以報其兄觀其見兄一面萬死不辭之

決不下當年那人又送酒

食來武松忍耐不住問那

人曰你是誰人伴當屬將

酒食請我那人曰小人是

營營相公家裡人小營管

令我送與都頭吃武松曰

我是囚徒囚甚送與我吃

那人曰小營管分付教我

送來武松曰這酒食不明

如何吃得安穩且問小營

營是衙等人那人曰便是

前日都頭初來廳上立着

羅帕包頭的便是武松曰

莫不是說免打我殺威棒

的麼那人曰正是武松曰

小營管姓甚名誰那人曰

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

都時做金眼彪武松聽了

曰想他必是個好漢你去

請他出來和我相見那人

曰小人便去只見施恩出

來見武松便拜武松連忙

答禮曰小人是個治下囚

徒前日蒙貴一爵復蒙酒

食相待何敢受拜施恩曰

久聞兄長大名今日幸得

語真一字一血淚矣

曹操一生奸偽如鬼如蜮忽然遇著堂堂正正

凜凜烈烈皎若青天明若白日之二人亦自有

珠玉在前覺吾形穢之愧遂不覺愛之敬之不

忍殺之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納開公乃開公

之義有以折服曹操耳雖然吾奇聞公亦奇曹

操以豪傑折服豪傑不奇以豪傑折服奸雄則

奇以豪傑敬愛豪傑不奇以奸雄敬愛豪傑則

奇以豪傑而至折服奸雄則是豪傑中有數之

豪傑奸雄而能敬愛豪傑則是奸雄中有數之

奸雄也

人情本有不愛財與色者也不愛財與色者

不重爵與祿者也不重爵與祿未有不重人之

推心置腹折節敬禮者也曹操所以駕馭人才

籠絡莫俊者恃此數者已耳是以張遼舊事古

布徐晃舊事楊奉賈詡舊事張繡文聘舊事劉

表張郃乃袁紹之舊臣龐德乃馬超將無不棄

故從新樂為之死獨至關公而心戀故主堅如

鐵石金銀美女之賜不足以移之偏將軍漢壽

亭侯之封不足以動之分庭抗禮杯酒交歡之

異數不足以奪之夫而後奸雄之術窮矣奸雄

之術窮始駭天壤間不受駕馭不受籠絡者

乃有如此之一人即欲不吁嗟景仰安可得乎

來得明白去得明白推斯志也縱無二嫂之羈

縶

相見武松問曰聞小管營有話說未知有何下教施恩曰既是小僕說了小弟只得告訴今見兄長是個大丈夫有件事相把只怕兄長遠降恐氣力有虧未敢告訴武松曰我去年害三個月瘧疾景陽岡上酒醉打死大虫况今日乎施恩曰待家尊相見却言未遲武松曰你要令我辦事不要這等半吞半吐施恩

却說袁紹欲斬立德立德從容進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而絕向日之情耶備自徐州失散二弟雲長未知存否天下同貌者不少豈赤面長髯之人即為關某也明公何不察之此時雲長尚在疑似之間故袁紹是箇沒主張的人聞立德之言責沮授曰誤聽汝言險殺好人第一次欲殺被立德眼過遂仍請立德上帳坐議報顏良之讐帳下一人應聲而進曰顏良與我如兄弟

出殺人手段重施打虎威風正是雙拳起處如雷吼飛脚騰時風雨驚龍竟施恩說出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嗟嘆英雄大丈夫

飄蓬四海謾嗟吁

武松不展恢宏略

施子難為遠大圖

垣刻連城來以聲

今被曹賊所殺我安得不雪其恨立德視其人身長八尺面如獬豸乃河北名將文醜也文醜之意只在報顏良之讐故卒為關公所殺也袁紹大喜曰非汝不能報顏良之讐吾與十萬軍兵便渡黃河追殺操賊沮受曰不可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乃為上策若輕舉渡河設或有變象皆不能還矣沮受分兵守險之紹怒曰

皆是汝等遲緩軍心遷延日月有妨大事豈不聞兵貴神速乎既知兵貴神速何以沮受出款曰上登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與田豐以杖擊地遂托疾不出議事立德曰備蒙大恩無可報効意欲與文將軍同行一者報明公之德一者就探雲長的實信立德意只在此紹喜喚文醜與立德同領前部文醜

邊巡合浦便環球

他時水滸馳名譽

方顯男兒蓋世無

却說施恩曰兄長請坐待

小弟告訴某自幼學得錦

棒孟州一境俱叫小弟做

金眼彪本州東門外有

古市地各快活林都是各

商來做買賣有百十處大

客店二三十處賭場往常

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

二者營裡有千百囚徒在

那里開個酒肉店分付但

曰劉玄德屢敗之將於軍不利既主公要他去時某

分三萬軍教他為後部名使玄德在前文醜不至於死於是文醜自

領七萬軍先行令玄德引三萬軍隨後且說曹操見

雲長斬了顏良倍加欽敬表奏朝廷封雲長為漢壽

亭侯漢壽地名亭侯爵名俗本鑄印送關公為後注

忽報袁紹又使大將文醜渡黃河已據延津之上操

乃先使人移徙居民於西河然後自領兵迎之傳下

將令以後軍為前軍以前軍為後軍文醜與玄德分

以前軍後軍糧草先行軍兵在後謂詐呂虔曰糧草

在先軍兵在後何意也操曰糧草在後多被擄掠故

今在前此是虛言倘過敵軍劫去如之奈何操曰且

待敵軍到時却又理會只不心疑未決操令糧食

有妓女或唱的來時先要

參見小弟然後許他赴食

每日都有閑錢月終也有

三四百兩銀子近來被本

營內張團練帶一人姓蔣

名忠有九尺身材江湖上

喚做蔣門神使得好鎗棒

搦拳飛脚為首自誇因此

夾奪小弟道路小弟不肯

讓地吃一頓拳脚打倒至

今傷痕未好兒長若替我

出得這口怨氣死亦瞑目

武松笑曰小人平生只打



武松笑曰小人平生只打馬走能操在土阜上指曰文醜為河北名將誰可

天下硬漢既是如此我替擒之張遼徐晃飛馬齊出大叫文醜休走文醜回馬
你去若拳頭重時打死了見二將趕上遂按住鐵鎗拈弓搭箭正射張遼徐晃
我自償命施恩曰待明日大叫賊將休放箭張遼伏頭急躲一箭射中頭盔將
先使人去打聽聽你來否替纒射去遂奮力再趕坐下戰馬又被文醜一箭射
武松焦煉曰小營營你彼中面頰那馬跪倒前蹄張遼落地文醜回馬復夾徐
他打也不見好漢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營營來叫
曰請義士後堂敘話武松
到裡面老營營曰義士請
坐武松曰小人是個囚徒
如何敢坐老營營曰小兒
萬幸得遇足下休要謙遜
武松一傍坐下裡面搬山
公馬快趕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來此時
與文醜交馬戰不三合文醜心怯撥馬遶何而走關
若以玄德有自告門公則不至於死矣曹操在土阜上見

酒來老營親與武松把

醜大驅人馬拚殺河北軍大半落水且受高不可渡

蓋曰愚勇原有快活林做如垂棘之壁糧草馬匹仍被曹操奪回屈產之乘雲長引數騎

些買賣非為圖利好財還此必東衝西突正殺之間劉立德領三萬軍隨後到

是壯觀孟州不期將門神謂二人前哨馬探知報與立德云今番又是紅面

恃強公然奪了去處不能相會矣長髯的斬了文醜但見其人立德慌忙驟馬來看隔

報仇義士不棄為勇滿斟未見其人河望見一簇人馬往來如飛

此益受拜為兒以表誠心德暗謝大地日原來吾弟果

武松曰小人怎敢受拜施德然在曹操處知其任曹而反意者欲待招呼相見被

恩納頭便拜武松連忙答信其必不降曹也曹軍大隊擁來只得收兵回去此時宜必相見矣而

禮二人去為兄弟當日武之近又恨曹之遠哀紹接應至官渡下定寨郭

松吃得大醉扶去房中安度尺天涯為之一難袁紹接應至官渡下定寨郭

歇武松等不得天明起來圖審配人見袁紹說今番又是關某殺了文醜劉備

洗嗽罷施恩自來請去吃伴推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賊焉敢如此少頃

早飯訖施恩曰我們騎馬德至紹今推出斬之讀音至此為立德之赫又代開公吃赫玄德曰某去武松曰不借馬去只要有何罪紹曰你故使汝弟又壞我一員大將如何無依我一件事施恩曰哥哥但說不妨武松曰我和你出去無三不過望施恩曰如何是無三不過望武松笑曰但過酒店便請我吃三碗酒若無酒時便不過望此是無三不過望施恩自此去快活杖賣酒約有十二三家若每店吃三碗時共有三十五六碗恐哥哥醉了如何有力武松

曹操以報顏良文醜之讎若何前若雲長尚任疑似是雲長以解之今者雲長真無疑袁紹大喜曰吾得忍矣則交言招來雲長以解之雲長勝顏良文醜十倍也露謂虎手開一盟立德修

明公寬大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入持密書去見雲長使知劉備消息彼必星夜來到輔佐明公其誅

紹曰立德之言是也汝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德賢之名德賢過 喝退左右請立德上帳而坐立德謝曰荷

借公之手而殺劉備也願明公思之德賢所言不虛紹曰立德之言是也汝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德賢之名德賢過 喝退左右請立德上帳而坐立德謝曰荷

公處恐備助公故特使雲長誅殺二將公知必怒此

笑曰我若當日不是酒醉下書劄未有人送去此時不即寄去紹今退軍武陽

膽大景陽岡上如何打得又作一頓妙連營數十里按兵不動是虎頭蛇星操乃使夏侯惇

大虫施恩曰既然哥哥酒後越有本事先教小价將家中好酒館與擔去前路等候却與哥哥一路慢慢飲去武松大喜施恩揀了二十個壯健軍漢隨後來接應且說施恩和武松離了安平寨逕奔孟州東門外來行五百步早望見一

座酒肆那兩個僕夫已先鋪下餚饌等候施恩和武

雲長常有歸劉之心倘知消息必去不可頻今出征

疾病願再一行英維語立德酥肉復曹操壯之點兵

五萬使干禁樂進為副將此意日使行荀彧密謂操曰

累戰不利乞遣兵救之雲長聞言進曰關某願施犬

馬之勞破汝南賊寇惟其急欲歸劉操曰雲長建立

大功未曾重酬豈可復勞征進公曰關某久間必生

敵之計也惟荀公達知吾心也此時方家皆歎服正

飲宴間忽報汝南有黃巾劉辟龔都甚是猖獗曹洪

松裡面坐下僕人連篩三碗與武松吃了便行一人
 離了酒店未行三里又見
 酒店施恩武松入店坐下
 僕人安排武松又吃三碗
 便行武松但見酒店便入
 去吃三碗武松問施恩此
 去快活林還有多少路施
 恩曰前面林子裡便是武
 松曰既是到了你在此處
 等我施恩曰哥哥自去武
 松又行數里此時午牌天
 飛正熱武松酒却湧上來

近汝南劉住營寨晝夜營外望了兩箇細作人來雲
 長視之內中認得一人乃孫乾也來得突兀關公叱
 退左右問乾曰公自潰散之後一向踪跡不聞今何
 為在此處乾曰某自逃難飄泊汝南幸得劉辟收留
 孫乾一向踪跡只用他今將軍為何在曹操處未識
 口中一句叙出極省筆
 甘糜二夫人無恙否關公因將上項事細說一遍乾
 曰近聞立德公在袁紹處欲往投之未得其便今劉
 龔二人請願袁紹相助攻曹天幸得將軍到此因特
 令小軍引路教某為細作來報將軍來曰二人當虛
 敗一陣公可速引二夫人投袁紹處與立德公相見
 立德公書來到孫乾相見在前雲長欲知乃兄關公
 消息不從河北知之都從汝南知之皆出意外關公

雖然帶七分酒却粧做十

曰既兄在袁紹處言必星夜而往但恨吾斬紹二將

分醉來到林子前見一個

恐今事變矣心事變者非恐袁紹殺已也恐乾曰某

金剛大漢披行一件白布

當先往探彼虛實再來報將軍亦探立德尚在袁紹

袂撒開一把交椅坐在綠

途申報公曰吾見兄長一面雖萬死不辭言兄長果

槐樹下乘涼武松微醉斜

處則紹雖欲殺我亦必往也然在袁紹

眼看他心中想是將門神

乾去了次日關公引兵出鎮都城外關公曰汝

首搶過去見個大酒店立

等何故背反朝廷都曰汝乃背主之人何反責我關

着望竿上寫着河陽風月

公曰我為何背主都曰劉立德在袁本初處汝却從

門前捕兩把鎗金旗寫道

曹操何也言在營中密語關公更

醉裡乾坤大帶巾日月長

不打話拍馬舞刀向前龔都便走關公趕上都回身

一邊廂肉案一邊蒸饅頭

皆關公曰故主之恩不可忘也公營速進我讓汝南

裡面三隻大缸裡面坐

讓汝南若欲其立功關公會意驅軍拚殺劉龔二人

着個少年婦人正是將門

報曹以便速去也

神新娶的妾武松見了奔伴輪詳敗四散去了雲長奪得州縣安民以定班師
 入酒店來坐下只看婦人回許昌曹操出迎接賞勞軍士宴罷雲長回家恭
 那婦人看見武松醉了便拜二嫂於門外甘夫人曰叔叔兩番出軍可知皇叔
 看別處武松敲更大叫曰音信否公答曰未也此時不即言是情細處關公退二夫人於
 賣酒主人家在那里酒保曰客官打多少酒武松曰
 先把些來嘗那酒保就盪一碗酒過來武松吃了一
 口搖頭曰不可換將來那婦人又換上等酒來武松
 吃了一口叫曰這酒畧好吃問曰主人家姓甚歷酒
 保曰姓將武松曰致那婦人頓忘舊日之義不以實情告我何也關公頓首曰兄
 今委實在河北未敢教嫂嫂知者恐有泄漏也他處有



下來陪我吃酒酒保賜休詎說這是主人娘子
 松曰便是主人娘子相陪吃酒也不打緊我終不
 是強姦他那婦人太怒便罵該死狗奴才却要推開
 櫃奔出來武松搶入櫃裡把一手按住腰膀一手按
 住頭鬢隔櫃提出來望酒缸只一丟丟在酒缸裡
 武松踏步出街上有幾個酒保趕來武松一手一脚
 掠兩個也入酒缸裡去又將關公之言回告曹操操曰吾自有計留之志亦無

者公意曹操不知玄德在河北事雖緩圖不可欲速耳豈知操固與程昱等之熟乎甘夫人曰叔宜上緊公退尋思去
 計坐立不安原來干禁探知劉備在河北報與曹操公則必待孫乾報而後知操今張遼來探聞公意開
 操豈待干禁報而後知耶操今張遼來探聞公意開公正悶坐張遼入賀曰聞見在陣上知玄德音信特
 來賀喜公方欲秘之而關公曰故主雖在末得一見何喜之有遼既明言公遼曰兄與公之兄弟與兄
 交何如公自我與兄朋友之交也我與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君臣也豈可共論乎然只二語中
 已備五倫遼曰今玄德在河北兄往從否關公曰昔日之言安肯背之文遠須為我致意丞相直心張遼
 將關公之言回告曹操操曰吾自有計留之志亦無

走了兩個武松趕得來那
兩個去報蔣門神這蔣忠
雖然長大近因酒色所迷
個虛身子見了武松却欺
他醉趕將入來武松先把
兩個拳頭丟那蔣門神臉
上虛影一影轉身便走蔣
門神大怒搶將來被武松
一飛脚踢中蔣門神小腹
上蔣門神雙手打下來武
松飛起左脚踢着脚門神
額角望後便倒武松踏着
胸脯將拳亂打蔣忠在地

也且說關公正尋思間忽報有故人相訪請者至此必請孫乾
至矣及請入却不相識奇關公問曰公何人也答曰
某乃袁紹部下南陽陳震也關公大驚急退左右問
曰先生此來必有所為震將書一緘遞與關公公視
之乃玄德書也玄德寄書人直至此處方其畧云
備與足下自桃園締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相違
割恩斷義君必欲取功名圖富貴願獻衛首級以
成全功兩番幾被袁紹所殺故言之激如此書不盡言死待來命
關公看書畢大哭曰不得某非不欲尋兄奈不知所
在也安肯圖富貴而背舊盟乎既得此書則知玄德尚在袁紹處不必待
孫乾回報而公之震曰玄德望公甚切公既不肯背
盟宜速往見關公曰人生天地間無終始者非君子

下大叫好漢僥命武松喝
曰若要僥你性命要依我
三件事蔣門神叫曰三百
件也依得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進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雲浦

武松踏住蔣門神在地下
曰第一件要你離了快活
林將傢伙等件交還原主
施恩第二件要你央請英
雄都來與施恩陪話第三
件你要速回鄉去不許你

也吾來時明白去時不可不明白明明白日是公一生過人處
吾作書煩公先達知兄長容某辭却曹公二嫂來
相見震曰倘曹操不允為之奈何陳震之意欲公不
明白則必公曰吾寧死豈肯久留於此言不死則必
告而後去公曰吾寧死豈肯久留於此言不死則必
也震曰公速作回書免致劉使懸望關公寫書答云
竊聞義不負心中不顧死羽自幼讀書粗知禮義
觀羊角哀左伯桃之事未嘗不三嘆而流涕也前
守下邳內無積粟外無援兵欲即效死奈有二嫂
之重未敢斷首捐軀致負所托故爾暫且羈身冀
圖後會近至汝南方知兄信即當回辭曹公奉二
嫂歸羽但懷異心神人共戮披肝瀝膽筆楮難窮
瞻拜有期伏惟照鑒玄德來書從關公眼中看出
關公答書自從關公筆下寫

在孟州住若回去時再

差有致

見就打死你蔣門神連聲
應曰蔣忠都依得武松就
地下提起蔣門神時打得
面青嘴腫額角血流武松
指蔣門神曰景陽岡上大
虫被我三拳兩脚打死了
量你這個值得甚麼蔣門
神却知是武松只見施恩
引着二十個軍漢來見武
松不勝之喜武松曰本主
在這里了你一面搬去一
面快去請人來陪語蔣門

陳震得書自回關公入內告知二嫂隨即至相府拜
辭曹操探知來意乃懸迴避牌於門操所謂有計留
之者別無他計
只是個不肯相見耳關公快快而回命舊日跟隨人役收拾
車馬早晚伺候分付宅中所有原賜之物盡皆留下
分毫不可帶去一塵不染次日再往相府辭謝門首
又挂迴避牌操此時留公
之計窮矣關公一連去了數次皆不
得見省乃往張遼家相探欲言其事遼亦托疾不出
此想亦普操教之也關公思曰此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我去
志已決豈可復留即寫書一封辭謝曹操書畧曰
羽少事皇叔誓同生死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前者
下邳失守所請三事已蒙恩諾今探知故主見在

神曰好漢且去店裡坐定

袁紹軍中

明明說知
更不隱諱

回思昔日之盟豈容違背

武松與施恩帶一行人都

恩雖厚舊義難忘茲特奉書告辭伏惟照察其有

到店中坐下見兩個酒保

餘恩未報願以僕之異日

為後文華
容通伏線

正在缸裡扶起那婦人來

寫畢封固差人去相府投遞一面將累次所受金銀

頭面都磕破了那幾個火

一一封置庫中懸漢壽亭侯印於堂上

封金柱印至
後傳為千古

家酒保都走了武松喝曰

美請二夫人上車關公上赤兔馬手提畫龍刀率領

快收拾起身蔣門神曰一

舊日跟隨人役護送車仗徑出北門

果於去勇於去
吏不躊躇疑阻

一遵命便請豪傑來陪話

於其門吏攜之關公怒目橫刀大喝一聲門吏皆退

武松教施恩上坐武松次

避先為五關斬關公既出門謂從者曰汝等護送車
仗將作一引

位眾人依序坐了酒至數

仗先行但有追趕者吾自當之勿得驚動二位夫人

巡武松曰眾位高隣聽

從者推車望官道進發却說曹操正論關公之事未

小人武松自從陽谷縣殺

定左右報關公呈書探即看畢大驚曰雲長去矣

了人配到這酒店是

四

施小官官造的被將門神
 占天小官官是我主人今
 日將門神我要一頓打死
 他且看衆位面上今晚便
 要他投別府去若不離了
 此處景陽岡上大虫便是
 模樣衆人纔知道他是武
 松都起身督將忠暗話曰
 好漢自怒叫他搬去便了
 店還本主那將門神那里
 敢做聲施恩便點傢伙什
 物交還了店將門神羞慚
 滿面謝了衆人即便

有無眼愛惜無眼嗔所之
 意○曹操見書是第一段忽北門守將飛報關公奪
 門而去軍仗鞍馬二十餘人人數在北門守皆望北
 行北門守將來報是第二段又關公宅中人來報說關公盡封所
 賜金銀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內室此句又於關公宅
 其漢壽亭侯印懸於堂上丞相所撥人役皆不帶去
 只帶原跟從人及隨身行李出北門去了關公宅中
 第三段只關公一去用三段文字以衆皆愕然一將
 插寫之來得昂藏去亦去得英烈
 挺身出曰某願將鐵騎三千去生擒關某衆視之乃
 將軍蔡陽也頂爲後文斬正是
 欲離萬丈蛟龍穴 又遇三千狼虎兵
 蔡陽要趕關公畢竟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去了武松邀眾人直到
 四六奇書第一種卷十四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始氏評

得重霸了快活林酒店自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騎馬直來店裡相謝與武
 松連日正店內飲酒作賀
 自此重整店面開張酒肆
 老管營自回這事施恩使
 人打聽將門神不知去向
 就留武松在店中居住自
 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
 增三五分利息忽一日施
 恩正與武松在店裡閑坐
 只見三個漢軍牽一匹馬

五讀此卷而嘆曹操之義又未嘗不嘆曹操之
 奸也其於關公之去贈金贈袍親自送行而獨
 吝一紙文憑不即給與使關公而死於下喜之
 伏兵或死於王植之縱火則操必曰非我也守
 關將吏也已則是曹公之名而但責將吏以誤
 殺之罪斯其奸不已甚與以小人而行君子之
 事則雖似君子而終懷小人之心今人但見各